

呼吸之间
刘亚伟专栏

刘亚伟，笔名亚子，北师大研究生学历，原籍曲阜，下过乡，当过兵，资深报人，现为自由作家，出版长篇小说、科普读物等十余种。

净口百灵

提起三寸金莲，不用多解释，大家都知道所指何物。净口百灵就很少人知道了，比如笔者，就是读了王世襄先生的《京华忆往》这本书，才知道养家百灵鸟还有这样一个名目。

原来养百灵有北派南派之分，所谓净口百灵，是北派的专好，“规定百灵只许叫十三个片断，通称十三套。”起承转合有一定的次序。据王世襄介绍，从“家雀闹林”开始，转入“胡伯喇搅尾儿”，再接着“炸林”、“过天”、“猫叫”、“鹰叫”、“水车子轧狗子”……叫完一套再叫一套，要求连串起来，不快不慢，稳稳当当，顺溜溜，一气呵成，既不许乱了次序，也不能偷懒遗漏或胡乱重复。其中的猫叫、鹰叫尤其让人不解，猫和鹰本是禽鸟的天敌，养鸟的却偏偏让百灵去学它最恐惧的声音，不知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

曾见到过清晨遛鸟的，一手拎一只鸟笼，或一根木棍一前一后担着，也曾驻足聆听笼鸟的鸣唱，只觉得好听，没想到这么多讲究。王老先生书中描绘的百灵之鸣极其传神，转录一段：“胡伯喇就是伯劳，清脆的关关声中，间以柔婉的呢喃，但比燕子的呢喃嘹亮而多起

伏，真是百啭不穷……学鹰叫则声声清唳，冷峭非凡，似见其霜翎劲翮，缓缓盘空。”

这美妙的鸣叫是如何练出来的呢？王老先生也有记述：“天不亮，万籁俱寂，百鸟皆喑的时候便提出笼来遛，黎明之前必须回家。白天则将笼子放在专用的空水缸内，盖上盖，使百灵与外界隔绝，每天只有一定的时间让它放声鸣叫。雏鸟初学十三套时，要拜一笼老百姓为师，天天跟它学，两年才能套子基本稳定，三年方可出师，行话叫‘排’。意思和幼童在科班里学戏一样，一招一式，一言一语都是排出来的。所以养净口百灵，生活起居，必须以鸟笼为中心，一切奉陪到底。”

多么可怕的驯鸟术！读到此处，不禁联想起三寸金莲这种事情。如果说，旧时的裹脚是一种陋习，欣赏三寸金莲是陋俗，那么驯养所谓的净口百灵的技术也可算作一种陋习。

千百年来，专制制度下的人类自囚自奴而不自知，又以奴隶之身奴性之心，把施与自己同类身上的那套邪术，创造性地变态地施与本应自由自在地飞翔在天上的鸟类。

王世襄由此悟道：北派十三套，可以把活鸟变成录音带，一切服从人的意志。



不知道这是否为心理学上的“痛苦转移法”？

王世襄先生是老北京著名的玩家，花鸟虫鱼、文物书画，无不精通，玩出了名堂，玩出了学问和境界。但他后来在垂老之年对驯养净口百灵有过一番反思，那是“文革”之中，他被下放劳动，在湖北咸宁围湖造田的工棚里，放了两年牛。“劳动之余，躺在堤坡上小憩，听到大自然中的百灵，妙音来自天际。极目云层，只见遥星一点，飘忽闪烁，运行无碍，鸣声却清晰而不间断，总是一句重复上百十次，然后换一句又重复上百十次。如此半晌时刻，蓦地一振翅像流星一般下坠

千百仞直落草丛中。这时我也好像从九天韶乐中醒来，回到了人间，发现自己还是躺在草坡上，不禁茫然若失。这片刻可以说是当时的最高享受，把什么抓‘五一六’等大字报上的鸟七八糟语言忘个一干二净，真是快哉快哉！”

王世襄由此悟道：北派十三套，可以把活鸟变成录音带，一切服从人的意志。老北京玩得如此考究、到家，说出来可以震惊世界。不过想穿了，养鸟人简直是跟自己过不去，没罪找罪受……可爱好听的还是自由自在的天籁之音。

现在养鸟人依然不少，每个城市都少不了花鸟宠物市场。我偶尔也会去逛逛，看见许多认识不认识的鸟啊兽啊，被关在大大小小层层叠叠或精致或粗糙的箱子笼子里，眼巴巴地看着过往的买家，盼着早点被人相中买下带离那个地方。也有一些呆的时间久了，已经麻木，一副你爱买不买的样子，懒洋洋地闭着眼睛打瞌睡。那些不停地叫着转着的，大概是新近捉来的，不相信命运的安排，徒劳地做着逃跑的努力。

不知驯养净口百灵的那套技术是否还在流传中？

纸春秋
路也专栏

路也，毕业于山东大学，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院，著有诗集、散文随笔集、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等多部。

铁丝挂钩

在我家狭窄的门厅里，有两道细细的暖气管子倚墙而立，竖在屋顶与地板之间，两道管子平行，中间有一道横向的短短的扁平铁片把它们连接起来。就在那横向铁片上，缠绕着一簇粗陋的铁丝，圈制弯曲成了一个简朴的铁丝挂钩——用来拴挂扫地的笤帚。

每当我走过那里，无意中看到这个铁丝挂钩，就会想起我的姥爷。那是姥爷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我这里短暂居住的时候，亲手帮我制作而成的。那时他的肺心病已至晚期，步履维艰，心有余而力不足，却硬撑着想帮我做点什么。我的居所脏乱差，每一件物品都摆放在了不应该摆放的位置。所以，姥爷就找出铁丝和钳子来，帮我制作了这个挂钩，专门用来拴挂笤帚——免得每次扫地时，找笤帚得找上半个小时。

在这个铁丝挂钩做成一个星期之后，即2001年12月29日，姥爷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如今，眼看

已经过去了十年有余。我在没有他的世界上生活了十年。在我这里，以及在家族中其他人那里，如果不谈照片的话，再也没有任何与他相关的东西保留下——所以，现在这个铁丝挂钩，算得上姥爷留在人世间的唯一物件了，是他留存下来的可见、可触、可感的一点儿痕迹吧。

我看到这个铁丝挂钩，从它的形状上，就能还原姥爷当年制作它时的情形，他的样子、姿势和动作。我从凉台上拿来钳子递给他，当时我和他都站在门厅里。铁丝旋拧的方向和绞缠的形状记录下了姥爷当时稍稍倾斜的身影、双手活动的力度，还有，苍老手掌上面的皮肤颜色、皮肤下的血管和突起的骨骼，当然还有他拿着钳子用力时略略加重了的呼吸。姥爷身体中残余着的一生中最后的气力，就这样——以一个铁丝挂钩的形态——留存在了世界上。

十年来，这个铁丝挂钩没有发

生丝毫变化，保持着原貌，日日承担着一把笤帚的重量。铁丝被折叠成双股，又被弯成钩状，绕在了管道之间的横向铁片上，带着明显的临时性和粗糙质地，在其尾部，铁丝末端的尖锐似乎想在空气中擦出一道道银色划痕。十年时光是怎样从这只铁丝挂钩上一点一点地消逝了呢，即使它那被拧成钩子的形状，也无法将分分秒秒钩住，把时间挽留下来。可是，我知道姥爷的指纹还留在那一簇铁丝上，历经十年而未被抹去。十年过去了，对于那个离世的人，这个铁丝挂钩可以充当他的灵魂的唯一知情者，也许姥爷的灵魂就贮存在这个铁丝挂钩那一簇拧绞着的曲线的弧度里了。

其实，一个个体生命留在这世界上的鲜明印迹何止这样一个小小物件。严格说来，姥爷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并不只是这个铁丝挂钩，他最重要的遗留是他的亲人们，他的所有亲人都在世

上留下的发票的存根。尤其是我，从小跟着他长大，可以说，只要他还活着，无论我长到多大，我的童年都是在的，就在那里，像小蟹寄生在螺壳里一样寄存在他的生命里。他珍存了我生命中那段带插图的岁月，那是我的童年的孤本。而最终，我的童年跟他一起遇上了大限，他死去，同时也带走了我的童年。他临死时，依然对我很不放心，认为我的所谓性格缺陷不适应社会规范，正使我离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越来越远。他没有看到我改变，就死去了。其实他就是活着，也是看不到我的改变的。在他的葬礼上，我想：从此我得长大，谦和、庄重，对生活无比忠诚。

其实，就在十年以前，就在姥爷制作那个铁丝挂钩并往暖气管道上缠绕的那个黄昏的那个时刻，我就已经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他离开人世之后，这个挂钩还会留在这里，每当我看到它，就能想起我的姥爷。”

心理红楼
吴克成专栏

吴克成，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专栏作家，在十几家报刊开有音乐、绘画、摄影、心理专栏若干。著有《迷声——西方流行音乐50家》。

横挑鼻子竖挑眼

“耍大牌”是出产于新世纪的词，谁要翻一本老词典查它的户口肯定要空手而回。虽是新词，老货筐里难免芳踪，但“耍大牌”的人很早就有。出生于1861年的澳大利亚著名女伶内莉·梅尔芭已去世80多年，她的倩影至今仍在100元澳币的钞票上闪耀，钞票上的梅尔芭目含慈悲，一副刚刚放下经卷走出经室、准备出去普度众生的样子。其实这是去粗取精修饰出来的面目，真实的梅尔芭可不是温顺的修女。

她天资聪颖，一生都没停止过挑肥拣瘦：口香糖必须要金合欢味的那种；宠物鹦鹉必须听到法国女高音艾玛·卡尔维的名字就要晕倒，否则就要受皮肉之苦；加入奥斯卡·汉默斯坦的曼哈顿歌剧院可以，但每一场的出场费必须高达4000美金，且她喜欢唱哪出就唱哪出，她愿意演谁就演谁；用自己的首饰装饰的礼服要

警方24小时守护；她不许男中音蒂塔·儒弗和自己搭档唱《弄臣》，儒弗就不能见光；旅行时也必须吃到最爱的食物，像珩鸟蛋和新鲜的鱼子酱……总之她不管走到哪里，其他人都要为她牵马提鞋，她才能气顺。

别以为只有大牌可以挑肥拣瘦，有些小卒子照样可以颐指气使，比如《红楼梦》里的尤三姐。她是贾珍妻子尤氏继母的女儿，她跟尤氏八竿子也打不着——担着个亲戚的虚名临时给人家照看几天房子而已。第六十五回《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里，贾琏偷娶了尤二姐后，看尤三姐如何颐指气使——“那尤三姐天天挑拣吃穿，打了银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宝石；吃的肥鹅，又宰肥鸭；或不称心，连桌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论绫缎新整，便用剪刀剪碎，撕一条，骂一句。”

梅尔芭与尤三姐有个共同特

点：都把自己当成天后，周围的一千人等都应该围着她们转。心理学把这叫做过度自恋。自恋心理学派的创始人科胡特这样解释自恋，他认为，每一个个体在其婴儿期都有自恋夸大倾向，比如婴儿稍稍得不到满足就会大哭。如果养育者能及时给予适度的抚慰，他们则会在潜意识里以为“妈妈是个好妈妈，孩子也是个很棒的孩子”。反之，婴儿经常得不到夸大的自恋满足——比如他尿湿了哇哇大哭你经常不管，时间久了他就会失去对外界的信任，潜意识里会以为妈妈不是个好妈妈，自己也不是个好孩子，进而产生不安全感、恐惧感、自卑感。外界既然不能给他安慰，他只能转而向内，自己爱自己，这样就会形成过度自恋，这种过度自恋的本质其实是自卑。尤三姐就属于这种情况——她幼年丧父，母亲是克死两个丈夫的“丧门星”，她从小跟着母

亲仰人鼻息，生活艰难，日常开销大都靠贾家接济，贾家从来没有把她们当人看，何况其他人。她横挑鼻子竖挑眼，表面看像是个自恋狂，其实她是怕受到欺负，她是纸老虎，是打肿了脸充胖子。

还有一种情况也容易导致过度自恋：从小家境宽裕，或具有超乎常人的天赋、智商、美貌，被当成掌中宝。由于从小就由着自己，长大后就会有不切实际的自大感。梅尔芭属于这一种。像她这样一切从自我出发，与周围人的关系必定紧张。

现在“女孩富养，男孩穷养”的教子观甚嚣尘上，好多父母已是它的忠实信徒。由梅尔芭和尤三姐的例子来看，“富养”与“穷养”应该来个折中：女孩不要一味捧着，男孩更不能一味摔打，这样他们长大后才能信人信己。两极化的教养方式，旱涝不均，不小心真能养育出“梅尔芭”或者“尤三姐”来。